

晴空万里,对于坐飞机那是最好不过了。一次飞云南,恰好遇上强冷空气过后的大范围“傻晴”天气,从虹桥起飞后,首先就是太湖、天目山、千岛湖、黄山……众多江南胜景如玲珑盆景般从翼下掠过。然后,航班利用省会城市作为途中的导航点,一路依次经过了南昌、长沙、贵阳、昆明,从一座座格局各异的城池,到城间的风景名胜,一路上只能用目不暇接来形容了。

然而,在看到山河之美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山河之痛,其中最令人不悦者莫过于雾霾。冬季的逆温现象是爆发大面积雾霾的重要气象因素,这季节坐飞机出行,往往只要几分钟就能从1000余米厚的浑浊空气中钻出来,那一瞬天空霎时变得湛蓝,此刻观察地平线,你会发现雾霾层和上面的干净空气是那么泾渭分明,雾霾完全无法向上扩散,只能水平流动,大地仿佛就像被盖上了一个灰褐色不透明的玻璃罩,城乡无差别,只有那些1000多米高的山尖才能幸免。经过这样

我跟老朱原来根本不认得。前年有两艘军舰停泊黄浦江,一艘是郑州舰,是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宙斯盾现代驱逐舰;一艘是俄罗斯著名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这艘瓦良格号有点来头,体量不小,影响也蛮大,号称“航母杀手”。作为正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摄影“有关方面人士”和半吊子军事迷的我,

在乡下,秋鬼子来了,谁也不允许自家的小孩下池塘游泳。但是愿意听话的小孩并不多,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还是成群结队地溜往附近的池塘水库,一个个“扑通扑通”地往水里跳。一大群人,嘻嘻哈哈地玩开了,但未免还是有些提心吊胆,怕家里的人找来。多半还没有玩尽兴的时候,大人们就拿着竹篙来了。

池塘那么大,一根竹篙是够不着人的。小孩浮在水中央,冲上来的人做大鬼脸。僵持一会后,双方一般都会做出妥协,小孩答应上来,大人允诺不打他。但这是一般是权宜之计,小孩上岸后,大人们还是会忍不住对着他的屁股拍拍几下。小孩子们也习惯了,摸摸屁股跑了。溺水这种事情,每年总免不了要发生几例。印证了老人们的那句话:秋鬼子来了,落水鬼抓小孩子哟……

这时候,最不好受的是被落水鬼抓走的小孩子的父母。附近的人听说谁家的小孩被淹了,都会扔下手中活计,赶过来。也有听到消息从老远方来的。他们中有来帮忙的,也有来看热闹的。小孩捞上来后,有些身体被泡肿了。小孩的母亲这个时候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泣:“我的儿啊,我短命的儿啊……”

旁人有跟着掉眼泪的,叹息着:“可惜啊,可惜啊。”也有好心劝慰的:“人死如灯灭……”

觉得自己说得太合适,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很超然的样子,还是说:“别难过了,人死如灯灭……”

还有的,在这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熟人,不免要寒暄一番,扯扯家常,问问他家母猪下了猪崽没有。陈年的谷子有没有卖个好价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凉。但自家的悲凉是要自家消受的。旁人不会帮——也帮不了。

小孩父母伤心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收好心,办理后事。在这里,火葬是不兴的。乡下地方多,人死了不过就三尺地。小孩的后事一般都很简单,棺材也是捡便宜的买。有的甚至连棺材也没有,族里叔伯找来一个和小孩身长差不多的木箱子,能够放进去,就行了。灵堂就更不会扎了,道场也没有,但司公还是要请的。司公来了,哼哼唧唧地哼唱些谁也听不懂的歌,据说是超度。超度结束了,就要送小孩上路了。

小孩的葬礼,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消息会当成新闻传上一阵子,但新闻很快就会变成旧闻。变成旧闻之后,就没有人稀罕了。只有小孩的母亲,一说起秋鬼子吃了她的宝贝她的肉,难免又要痛哭流涕一番。引来大家一阵怜悯和同情。

只是后来,我发现,母亲们的哭泣是有必要的。不哭的话就会招来非议。我的一个堂祖母曾经很鄙视一个被淹掉的小孩的母亲。她叹着气道:“女儿死了,大家说起来,她连眼睛都没红一下,心可真狠啊!要是换作其他女人家,怕是早哭起来了。”

原来哭泣也会变成一种道德的要求。在这里,心里面的悲凉,是没有人管的。但是不哭泣是不行的,不哭泣就是不道德。不道德的话,是有人管的。

秋鬼子

邱晓丹

一次飞行,恐怕你不会再对去郊区避霾抱任何幻想了吧。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触目的“大地伤疤”,比如在飞机即将抵达深圳前,一座满目疮痍的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回去比对卫星照片并查资料得知,这是珠三角第一峰——广东省级自然保护区云髻

空中观景

朱墨青

山,但其北坡却因乱挖滥采盗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形成的积水湖危及山脚下的村庄安全。这样的生态灾难纵使有再多的新闻报道或许也比不上空中的这一瞥让人感到痛心。

想要在空中观景,选择一个合适的座位是很重要的。以双发中型客机为例,经济舱中位于机身中段的靠窗位显然是不能选的,因为窗外视线完全被机翼和发动机阻挡。位于商务舱后的头两排经济舱靠窗

摄友老朱

马亚平

是讲不清爽颜色的灰扑扑黑黢黢的裤子,一双多年不见的解放鞋,也没什么专门用于摄影的双肩挎包,而是一只用得旧旧的军用挎包,斜挎在左肩。一看就能估出来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

但我一会儿就感到估错了,老师傅拿出来的照相器材让我吃惊,当时最新的准专业机器:佳能5D3,两只镜头,一只放在军用挎包里,还有一只只是装在机器上的佳能小白,这点器材毛估估要4万多块,不比我的器材差。

老师傅有点“饭泡粥”,啥问题都要问:这种天气光圈哪能设啊?啥叫ISO啊?派啥个用场啊?我尽量耐心地一一解释,搞得有点像开摄影初级班。最后索性提出了让我帮他调整机器的要求。

因为我自己也要拍,多少有点不耐烦:“师傅啊!依哪能一点都不懂的啊?刚刚开始拍啊?格哪能

位有着非常好的视角,只有一部分后视角可能被发动机所挡,但这些位子一般极为抢手。我最乐于选择的却是最后几排的靠窗位,第一是位子不紧张;第二,虽然前视角中会不可避免地看到机翼的外侧,但是在摄影时翼尖反而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构图元素;另外,坐尾部上厕所可方便了。

光线对观景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选座时应根据飞行的时段和方向来决定坐左舷还是右舷,比如早上从上海飞香港想看顺光地景不想被太阳晃眼,那就一定得坐右舷了。如果要摄影,最好的工具就是去低通滤镜版的单反或微单,因为要拉舷窗上的划痕或脏污不致于影响画面,就得用大光圈,而去低通之后可保证在大光圈下也有不错的边缘锐度。航拍的好处是不需对焦,镜头焦距调到无穷远,直接按快门,就能把空中转瞬即逝的美景存入自己的相机,怎能不说是件大快朵颐的事?

穿一件旧到讲不清爽颜色的夹克衫,一条同样也

机器买得噶好?”

“依不晓得,我是老早厂里厢内退的,工资低,哪能买得起噶好机器啊!”

我有了兴趣,抬头等他讲下去:“是阿拉儿子,蛮争气的,读了大学,现在是公司白领,收入蛮高。他自己车子房子都没买,上个月先帮我买了这个照相机跟镜头。阿拉儿子晓得我喜欢这个东西交关年数了,我小辰光我带伊出去,人家拍照片,伊也要拍,但我没照相机,就只好带伊去看人家拍照片……伊慢慢叫懂事体了,看到好的照片,我们就会停下来,欣赏欣赏……”

老师傅讲到这里,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当时的鼻子已经有一点发酸了。

“依好福气啊!有噶争气而又懂得孝顺的儿子。”我真诚地祝福他,问他想拍点啥啊?他想了好半天,嘟囔了一句“啥辰光能够拍航空母舰就好了。”

我听了以后有点吃惊,摄影嘛要么风光,要么人文,哪能把目标定位到航空母舰。但很快释然了,每个人的目标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1953年7月,由宋庆龄先生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的《少年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任大霖先生这年10月从浙江调到上海,来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和《少年文艺》主编等职。

《少年文艺》初创时期,任大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杂志编辑方针作了改进,提出了8个字的取稿标准,那就是“亲切,新鲜,多样,有趣”。应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艺术取稿标准是冒相当大的风险的。然而,这个取稿标准却符合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因而受到了作者和广大少年读者欢迎,刊物的艺术质量和亲和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发行量持续上升。几年后,在某个文艺思想批判运动中果然受到了批判,他还因此而主动要求再度去浙江农村深入生活和劳动。但对此他却无怨无悔,处之泰然。

作家张抗抗说:“任大霖是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师。”那是1961年,11岁的五年级小学生张抗抗在《少年文艺》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们学做小医生》。“不久,我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来信,叮嘱我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任大霖。”从1961年直到1966年《少年文艺》休刊,张抗

称之为“文化”必须具备传承性、渗透性、共识性、延续性,“四性”缺一不可。海派文化是上海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等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精华,吸收消化国外文化因素,不间断形成的富有上海城市独特个性与特色文化类型。她的“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多元交融、精耕细作”的文化特征与品格,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上海人,也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品格,铸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城市精神的文脉。历届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传承和发展海派文化。因此,在《中共上海市委“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

据统计,1911年上海的书店就有150家,到1948年,上海共有书店608家。三十多年间,上海书店数量总体呈直线上升趋势,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历届上海主办的书展,人山人海。这种既让人开明,又使人睿智的业态,大大地推进了上海现代化的步伐,让上海人的见识更广了,知识更丰富了,自然而然地对待人和事的态度便更加开明睿智了。

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建设的土壤,要提升上海人的精气神,中共上海市委就产生了要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愿望。上海的城市精神既是海派文化土壤上培养出来的文化果实,又是引领上海海派文化发展的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基本遵循和行为准则。海派文化、上海城市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者的逻辑关系如何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阳光、雨露、空气;海

临了,互报了年龄还交换了手机号码,我是这时候才知道他姓朱,自此我就开始称他老朱了,想不到他比我还小一岁。

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来,老朱的形象经常会在在我脑子里闪现,当然,我也会经常在心里默默祝福他,这些老朱一定不知道。曾经两次打电话邀他一起出去拍照,总是不巧,他抽不出身,心想老朱是不是还在外面打着一份工?倒是有可能。

啥辰光有机会拍航空母舰了,一定要把老朱拖去,再忙也要拖他去。

派文化是土壤;上海城市精神就是在阳光、雨露、空气与海派土壤相适应成长出来的果实。

1926年,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先生编了个故事,在上海文庙,孔子与马克思见了面。孔子听说马克思名气很大,就问马克思,你到敝庙有什么见教?马克思说,我来领教了,我听说我的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可是有人说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是对立的,我今天想了解了解我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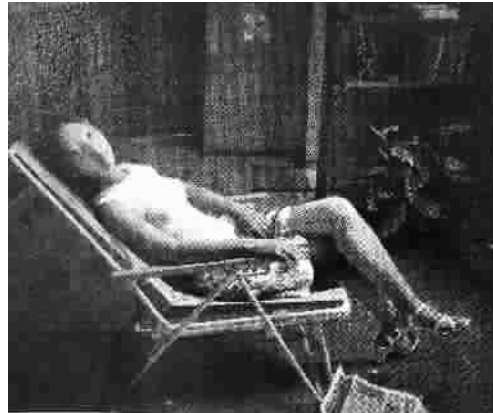
跟你的思想有什么对立?我的思想在你的国家能不能推行开来?孔子说,我还没怎么读过你的书,是不是你先说说你的思想?马克思说,我有几个基本思想,首先我跟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家不一样,我有一个强烈的现实世界的关怀,我就是要改造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幸福的、美好的世界。孔子说,我就是这个思想。我不是走出世主义的道路,我也是现实感很强,这点是相合的。马克思又讲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孔子说我的《礼运大同篇》也是这样讲的。他们又谈论了对财富的看法,马克思说想不到在中国那么远的地方2000多年前就有我的这么一个老同志。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不同地域的文化体系中被人们充分吸收,那么一个地域的精神之苗才会茁壮成长。在上海,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上海城市精神,必须要

要把海派文化土壤保护得更加肥沃、更加充满地气、更加弘扬光大。

文化就是人化,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人格化、人物化和人文化。当前,我们正在组织编写《上海海派文化地图丛书》,我们要让每一个新上海人更多地了解上海,喜欢上海,在阅读中,感受上海的城市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冀盼,将空闲十多年的“大世界”打造成为上海海派文化馆,使得上海的城市精神永远固化为上海的一道城市景观。

海派文化

柴俊勇



风铃 (油画) 李云起

《女儿的故事》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杂志刊登后,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并连连获得二十多年的众多奖项和荣誉。

任大霖先生虽已去世二十多年,一旦被提起,人们心中依然涌动着澎湃的感慨。秦文君曾用“他有一颗赤诚的心,境界高洁”一语追思他。“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如是说:“他是我最敬仰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为人和为文,他儿童文学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堪称中国儿童文学的典范,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和怀念。”

《少年文艺》团结作家,培育少儿的阅读,见证了儿童文学大花园里一季一季蓬勃的盛开。今年“六一”,《少年文艺》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少儿报刊”殊荣。北京市史家小学语文特级教师万平点评说,《少年文艺》具有纯粹的文学视野,是优质的少年儿童经典读物。六十年来在国人中较大的影响证明《少年文艺》永远是少年读者的花季陪伴。这些有温度、有道德的文学作品,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将成为最好的阅读文选,最美的精神食粮。

说到《收获》,人们自然会想到它的创办人之一的巴金先生。

十日谈

名人与名利